

炳灵寺石窟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现状之述评

王通玲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兰州 730030)

摘要 藏传佛教艺术是炳灵寺石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资料的缺失等诸多原因,对炳灵寺石窟藏传佛教内容的研究甚少。本文梳理并摘录了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炳灵寺被重新发现以后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研究炳灵寺石窟的藏传佛教艺术、丰富炳灵寺石窟的学术研究内容作铺垫,使炳灵寺石窟的学术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关键词 炳灵寺 藏传佛教 唐蕃古道 壁画 重绘 述评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库区上游 45 公里处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中,始建于佛教盛行的十六国西秦时期,经历朝历代的不断修建和重塑,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瑰宝。现存窟龕 216 个,壁画约 1000 平方米,造像近 800 余尊。炳灵寺石窟因处于汉藏交界的地区,因此藏传佛教随着唐蕃古道传入,加强了汉藏人民的思想文化交流,也丰富了炳灵寺石窟的佛教艺术内容。炳灵寺石窟自西秦建窟以来,已有 1600 多年的历史。前 800 年则是指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汉传佛教传播的时期,而后 800 年则是唐中后期至清末藏传佛教的传播时期。前 800 年的情况,自炳灵寺重新发现以后,当前的研究成果已硕果累累,专著、画册、论文集都在不断的出版发行。而后 800 年藏传佛教的研究却相对缺少。本文梳理并摘录了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炳灵寺被重新发现以后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现状,展望更加美好的佛教艺术研究未来。

一、冯国瑞先生的勘查发现

对炳灵寺最早的研究是冯国瑞,冯先生是民国时期甘肃天水著名学者,于 1951 年到炳灵寺进行勘察,发表了《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一文。此文介绍了石窟的发现情况及炳灵寺附近的历史地理,及唐龙兴寺及宋灵岩寺题名等内容,并且在胜迹杂述部分中提及了炳灵寺,上寺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胜迹杂述:

‘元窟及壁画……吐蕃,本为吐伯特(唐古忒)番之简称,唐宋乱事接至元初……是兵争要隘的地区……明初称吐蕃曰乌斯藏,仍封八思巴弟子为法王国王师……’此文中冯先生指出藏传佛教从元代开始已传入炳灵寺。

1953 年,冯国瑞进行了第二次勘察,并发表文章《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指出:宋徽宗政和初年,虽然收复河州,但是军事防守仍然很近,宋朝的战争对象是吐蕃和西夏,而炳灵寺石窟的所在地恰好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必然成为了军事上的必争之地。而元代刚好是八思巴喇嘛教盛行的时期,炳灵寺便成为喇嘛教寺院,洞窟壁画在此时很有可能改绘。唐魏时期的壁画大部分在明代重绘过。此文进一步解释了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的历史背景及政治原因。

二、炳灵寺石窟勘察团的发现

冯国瑞先生的《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一文发表后,1952 年,中央与西北文物专管机构组织了“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对石窟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此次考察在冯国瑞先生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并发表了《炳灵寺石窟第一次勘察报告》,其中包含藏传佛教的内容有:

“炳灵寺石窟编号及其内容:

第八十四号窟 明 密宗壁画已残毁熏黑,尚残留宋代壁画。

第八十五号窟 唐 残留二尊观音造像及明代壁画。

第一一七号窟 唐 大佛,明代重修。

第一二四号窟 唐 唐窟造像全毁,明壁画亦熏黑。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在此窟发现明以前藏文写经二十九种,内有《造像亮度经》一卷。”

此次勘察指出残留的魏唐壁画原作遗留甚少,大部分都在明代重绘过,并分析其风格与敦煌宋元壁画风格既不相同,与近代壁画也有区别,是以粗壮的笔调与热情的颜色所绘成的。此特点可能是因为早期喇嘛教初传入的时候,受到了唐宋艺术一脉相承的民族风格的影响,丰富了元以后的中国壁画艺术。

1963 年,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组织了“炳灵寺石窟调查组”,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并发表了《调查炳灵寺石窟的新收获--第二次调查(1963)简报》,相关藏传佛教内容有:

“……在现编九十二,九十三等窟内,清理出了四百余片藏文印经,明代木雕和铜铸佛像及西夏文写经残片等遗物。”此次调查获得了一些新发现,如藏文印经,明代木雕和铜铸佛像及西夏文写经残片等内容,为研究藏传佛教内容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近代学者的研究发现

阎文儒,王万青的《炳灵寺石窟总论》中首次对藏传佛教的内容有所涉及,对部分藏传佛教洞窟的内容作了简单介绍。如:窟内方形藻井内画一欢喜佛留残迹等。郑振铎的《炳灵寺石窟概述》一文中,指出元代八思巴喇嘛教盛。阎文儒的《炳灵寺 134 窟附近藏文刻石》中将 134 窟附近石雕像之间的两行藏文作了解释。炳灵寺石窟还藏有一副庚午年金山道人所绘制的弥勒炳灵寺圣地图。此图详尽的展现了炳灵寺石窟的下寺及石窟范围,在图右下方有藏文题记二十六行。王沂暖将此题记翻译成了汉语,即《弥勒炳灵寺圣地图志》一文,为研究炳灵寺的唐蕃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而张玉如的《炳灵寺圣地图》及其藏文题记一文对此图的创作年代做了考证,是为民国十九年的庚午年。有待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确认。王万青在《炳灵寺弥勒圣地图释析》一文中,将该图从左到右对石窟塔,风景名胜,殿堂阁楼等逐一做了详尽的释析,为研究炳灵寺的历史及建筑历史准备了条件。王万青的《元明时期的炳灵寺石窟》一文介绍元明时期喇嘛教兴盛之后炳灵寺的情况,涉及了一些密宗方面的内容。王世儒的《炳灵寺明代壁画艺术初探》是研究明代壁画的首创,主要介绍了炳灵寺石窟中 3、4、128、172 等大型洞窟中的壁画内容,为以后研究藏传佛教壁画艺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王亨通先生的《炳灵寺上寺 1 号窟 2 号窟内容总录》介绍了炳灵寺上寺 1 号窟,即卓玛洞和 2 号窟即大佛洞内保存的所有藏传佛教内容。熊文彬的《炳灵寺及其藏传佛教壁画艺术》一文涉猎了藏传佛教壁画题材,并对藏汉绘画艺术的交融做了一定的评述。王亨通的《炳灵寺 172 窟中的梵文六字真言》一文释析了梵文六字真言“唵 嘛 呢 叭 咪 吽”。曹学文的《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发展之评述》此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的过程。

以上所述内容为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炳灵寺被重新发现以后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现状,对炳灵寺石窟艺术学术界虽然已经做了不少的研究,但相关藏传佛教艺术内容的研究相对还比较匮乏。1994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著名学者宿白先生考察了炳灵寺的 3、4、126、128、132、183 窟的藏传佛教内容后,认为炳灵寺的藏传佛教不只是格鲁派一种教派,还有萨迦派,噶玛噶举派。因此,传入炳灵寺石窟的藏传佛教的具体教派,传入的途径,传入的具体时间,传入的社会背景及其具体的藏传佛教艺术内容等一系列问题是以后要重点解决的学术问题。

参考文献:

- [1]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 [2]杜斗城,王亨通.炳灵寺石窟研究论文集[M].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1998 年 7 月;
- [3]王亨通,颜廷亮.炳灵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 [4]杜斗城,王亨通.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 [5]熊文彬.炳灵寺及藏传佛教壁画艺术[J].中国西藏,1993 年秋季号。

作者简介:王通玲(1984-),女,藏族,甘肃永靖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8 级宗教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藏传佛教。